“当代愚公”李双良：

给我一个支点

《工人日报》记者　唐正学　蒋升阳　董　宽

这一时刻显得如此辉煌。

李双良端坐前排正中，左边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右边是国家主席杨尚昆。

这张领袖与劳模们的合影是如此不同寻常，叫人想起当年国家主席刘少奇与掏粪工时传祥紧紧握手的历史照片。

一个普通工人坐在两位领袖中间。刹那间，李双良觉得心里烧得慌，直怀疑自己坐错了位置。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沉下心来，舒心地笑了。

他说那一刻直琢磨跟自己一块治理渣山的老哥儿们在干些啥。

他静静地坐在那里，百感交集。

“我只要一个治渣权！”

多少年前，阿基米德对希腊国王说：“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我能将地球推动。”

多少年后，李双良对公司领导说：“只要给我治渣权，我就能把渣山搬走。”

当初，确实没有几个人相信李双良能把渣山搬走。

太钢的渣山实在令人生畏。50年只管排泄、不问处理，废渣堆成了一座大渣山，大到占地达2平方公里，高处有23米高，总重量约1600万吨。春冬两季西北风刮起时，尘烟随风漫卷并州城，成为太原人谈虎色变的污染源。到了1982年底，一直让太钢人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排渣告急，危及生产。太钢公司生产总调度急得团团转，一边是铁水钢水在奔流，一边是渣子没处倾倒。再扩展，已经没有余地，周围全是工厂和居民区，再增高，火车头拉不动倒渣车，由于坡度陡，三节的运渣车竟要两个车头一推一拉地牵引，车皮出轨已成家常便饭。

活人总不能让尿给憋死，治渣方案有人提了若干个，但都离不开一个“钱”字，一句话：没有钱就难动渣山分毫。太钢的领导实在为难：钱从哪里来？生产急需的资金还紧紧巴巴的，哪有钱投入治渣？

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搬走渣山？李双良悄悄开始了行动。

1982年隆冬，李双良拖着因为长年风寒而显得不大灵便的双腿上了渣山。冰天雪地，山高路滑，老伴怕他有个闪失，摔坏了老骨头，嘱咐二儿子虎森每天跟爹在渣山上爬上爬下。李双良打算豁上整整一个冬天的时间，丈量完整个渣山，看看渣山到底有多大？

每次从渣山上回来，儿子就把测量的数据，一笔笔记在“帐”上。渐渐的，偌大一座渣山，装进了李双良的心中。

几个月后，测量工作接近尾声。这天，李双良想法子从渣山取出10吨样渣，让儿子和几位老伙计帮着把其中的废钢铁捡出来，抬到磅秤上一称——整整500公斤！

“好家伙，我就琢磨不会少！”李双良乐了。他算开了一笔帐：大渣山少说也有720吨废钢渣，这就说明里边埋藏着36万吨废钢铁，如果按当时市价每吨200元计算就是7200万元。

谁说没钱治渣？这渣山里分明埋藏着钱！

以渣治渣，这山能搬？李双良心里有了底。

1983年正月初三。这一天，对于李双良来说，是一生在厂里正式工作的最后时刻，他就要退休了。就在这一天，李双良拿上那特殊的“年礼”——一份关于承包治理渣山的报告，骑上那辆陪伴了他大半辈子的旧自行车，去叩响一扇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房门。

这扇门里的主人——太钢调度室生产总调度长李洪保接过这份“年礼”，感动得竟一时语塞。渣山的体积、重量、废钢的价值、搬渣用的车辆、工资都测算出来，这对于一个文化不高的普通老工人来说，要付出多少劳动呵！尤其是李双良不要分文投资，“以渣治渣”的承包治理渣山构想，实在是一个伟大的突破，对太钢来说，不啻是雪中送炭。

“李师傅，你为甚不早来呢？你早把这份‘年礼’送来，我也能过个舒心年了！”

从这天起，李洪保成了李双良承包计划最有力的鼓吹者。大会小会上，他向领导大声疾呼：“李双良要把堆积50年的渣山彻底翻个个儿！为太钢造福，为人类造福！我们要支持他，坚决支持他！”

担心公司拿不出钱来？不！不要一分钱，人家李师傅分文不要！

真的分文不要？公司领导们来了劲头。

太钢当时的经理商筠把李双良叫到身边。

“你真的不要投资？”

“分文不要，咱这山，说是废渣山，其实是宝山。宝山宝山，挖出宝贝不就能换钱？”

“那，你还有什么要求呢？”

“没甚，我只要一个治渣权。另外，在治渣期间，一旦遇上风风雨雨，领导上给咱做个主，别让8分邮票搅得我甚也干不成？”

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人？

又一个星期日，李双良来到李洪保的办公室，两个人坐下来，为一个宏伟的计划起草方案。李双良的肚子里有如何治理渣山的千种方案、万般设想：渣山如果开采，人员如何组织，废钢废铁如何回收，其它渣子如何倒运，等等。

李洪保把它们一个线头一个线头捡起来，编结出一张科学治渣的网。

要干成任何一件事情都需要机遇。很多人都说：李双良承包治理渣山，是赶上了天时地利人和。这天指的是改革开放的大气候。当时，改革正从农村走向城市，各种经济承包如雨后春笋。太钢正准备推行专业承包负责计划。恰逢其时，李双良挑头治理渣山的报告送上来了……

1983年4月14日，这一天李双良到死都不会忘记。《关于南门渣场经济承包的方案》悄然出台。承包方案明确规定：以李双良为首组成承包领导小组，其权限为：1、对南门渣场有统一规划和统一管理权，各有关单位必须坚决配合。2、有奖金分配权。3、有雇用和租用外单位劳动力、设备的权利……

究其根本，李双良要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治渣权”。因为他从几十年的经历中深刻体会到：在中国，离开“权”字甚也办不成。没有权，一个报告有可能转悠半年，在无穷无尽的扯皮中生生淹没，还谈什么治渣？在改革的年代，办什么事没有改革的精神、改革的手段，甚也办不成。一个治渣权，强烈地体现了李双良的改革精神。

李双良搬渣山大功告成后，有人竟说：“当初要是给我治渣权，我也能把渣山搬走。”说得多轻巧，那么当初你为甚不去要那个治渣权呢？

许多年前，哥伦布出了个难题：你能把鸡蛋竖立起来吗？没人应声。哥伦布毫不犹豫地把鸡蛋磕破竖立在桌子上。也许你会哂笑：这我也会干。但你就是缺乏一种敢于冲破思想禁区的勇气。

在60岁来临的时候，李双良要了个治渣权，为搬走偌大一座渣山找到了一个力量支点，也为自己开启60岁后的壮丽人生找到了个生命支点。

李双良终于带领那支浩浩荡荡地推着300辆小平车的队伍，向沉睡了50年的渣山开战了。

插上科学的翅膀

李双良告诫自己的徒弟：“我得嘱咐你们100遍——凡事要善动脑子，人世间的事物，无论大小，无论难易，无论危险不危险，没有人琢磨不透的，有多少事，想想难上天，脑子一转，天变成地了，就这！”

治渣大军首战告捷。开工第一个月，运走废渣7.6万吨。50年的沉重破天荒地减轻了分量，人们奔走相告：渣山开始变小了！

然而，细细算帐，李双良的心里并不轻松：“陈年废渣共有1600万吨，如果每月运走7.6万吨，便要花上20来年时间。何况，太钢每年还要排出新渣60—70万吨。太慢了，太慢了！”

暮色渐浓，李双良独自在渣山上徘徊，一遍遍地问自己：“怎样才能尽快搬走呢？”

30年前，李双良凭着一股钻劲儿，把炸药塞进通红的沉渣，首创出沉渣爆破技术，使炼钢炉能顺利出钢，冶金部专门为此成果作了推广。

30年后的今天，李双良真心指望能有几位技术人员做自己的左膀右臂。

公司领导痛快应承：“行，给你派！”

可是，派下来的人呢？他们在渣山转了一圈，不住用手挥去落在头上的灰面面，咳嗽几声，摇摇头走了。

李双良找来朝昔共处的老哥儿们：“咱们这活儿脏，请不着人。科学嘛，就是动脑筋、想办法。我就不信，三个臭皮匠顶不上一个诸葛亮？”

装渣是施工现场的“卡脖子”环节。4台装载机轰鸣忙碌，依然抵不上运渣大军的“胃口”。李双良着急得要命，茶饭不思，苦苦琢磨着高效节约的办法。

一天，李双良偶然路过一家工厂，禁不住在装煤漏斗前面站了好久。只见操作工人手扶闸把轻轻一动，悬在半空的漏斗便“哗——”地泄下煤块，填满等在下面的卡车，比装载机还干净利索……

李双良的脑海里仿佛骤然划过一道闪电，他顾不上别的，拔腿奔回渣场，三下五除二地画出草图，交给钳工和焊工：“咱们也弄上几个大漏斗，拿它装渣子，准快！”

40多天以后，4个8吨重的大漏斗投入使用，比装载机的工效高出9倍。每装一吨渣，还能节省0.42元装车费呢！

尝到了科学的甜头，李双良变得更爱琢磨了。不论走到哪里，他都把治渣中的问题带到哪里，想方设法地借鉴经验，寻找“新门道”。

早些时候，渣场只能把废渣里的大铁块、大钢块用吊车吊出来。那些混在渣堆中的小铁块、小钢块太多，人工拣不过来，不得不眼睁睁地运走了事。

恰在此时，李双良来到北京，参观卢沟桥钢渣水泥厂。一进厂门，一台叫不上名字的机器便把他迷住了：废钢渣顺着一条传送带跑到机器里，随即分在两条传送带上跑出来，钢块是钢块，废渣是废渣，清清爽爽。

李双良忍不住了，赶紧向操作机器的工人请教，方知这叫磁选机。

“好东西，好东西。”李双良对这吸铁巨龙赞不绝口。参观结束后，别人都坐面包车回招待所休息了，他却坐上公共汽车，直奔中国矿业研究所。

“永磁卷筒咋卖？”

“2.4万元一个。”

“买4个。”

回到渣场，李双良把伙伴们召集到一起，筹划着组装磁选机。几个人围着永磁卷筒熬了4个月，土法上马的磁选机制成了。一按电钮，废渣从漏斗送上皮带转到磁卷筒，大大小小的碎废钢被牢牢吸住，随着磁卷筒的滚动落下，堆起一座小山……

漏斗和磁选机仅仅是李双良钻研科学的小小缩影。在治渣过程中，这位退休老工人先后提出合理化建议80多项，渣场工友们都说：咱们的李师傅没念多少书，可学问还不少呢！

李双良却没有陶醉：“当工人的需要琢磨科学中的门道道。可是，光凭咱自己的脑瓜也不行。要不然，国家培养那么多科学家、工程师做甚？咱们应该向人家多多学习呀！”

说起这些，不能不提到3700元钱的故事。那天，一向精打细算的李双良竟然作出决定：“拿出3700元，请建筑研究所来化验渣子！”

消息传开，好心的工友悄悄提醒李双良：“咱们是翻腾破烂的小买卖，3700元不好赚啊！”

李双良一点也没有犹豫，陪着研究所的专家们来到炉前，取走各种渣子的样品。

很快，化验结果反馈回来：太钢的废渣不含放射性物质，水泥成份高，是路基、房基的理想回填料，性能明显优于毛沙和黄土。

平日，工友们没少被人家盘问：“你们的渣子有没有污染？我们可不敢乱用。”如今，大家明白了李双良的苦苦用心：“3700元花得值了！有了这张盖着大红章的化验鉴定书做‘路条’，就像有科学家为咱们保驾开道，治渣的路能不越走越宽吗？”

渣场通向市场

如果说科学精神是李双良50年代当技术能手时就具备的话，那么，伴随着渣山一天天缩小，市场的概念渐渐地在这位退休老工人的心中变得明晰起来。

当初承包，李双良想得很简单：废渣里的碎钢铁拣出来，卖钱做运费，把渣子拉走。

拣出碎钢铁后的渣子，自己都没把它当做什么好东西，谁还愿意要？为了找到能够“收容”它的地方，李双良煞费苦心。

东山有条大槐沟。李双良骑着破旧自行车转悠到那儿，相中了这条没头没尾的死沟。爬上爬下地测量了一大阵儿，足够太钢倒10年废渣。

拍打掉身上的土面面，李双良敲开生产队长贾四荣的家门，赶紧帮他算帐：“你把沟让给我们太钢倒渣。10年后渣子把沟填满了，铺上1.5米厚的好土，你们能够多出113亩好地。除此之外，我每年还给你3.6万元的占地费，10年就是36万元，你干不干？”

村长满口应承。从此，运渣的车队浩浩荡荡地开赴大槐沟。

然而，李双良的心里还是直犯嘀咕：“废渣真的一点用场也派不上？又是运费，又是占地费，这样的‘陪嫁’得送到什么时候？”

骑上自行车，李双良满处晃来晃去。突然，几辆装满垃圾的环卫车从身旁驶过，李双良暗叫一声好：“垃圾的去处收不收占地费？”

他双腿加力，一路追着垃圾车骑到汾河坝堰。放眼望去，一条长不见头的护城大坝正空着“肚子”。

李双良兴奋极了：“这离渣山近，把渣子倒在这儿，得省下多少运费和占地费？”

他忘记了自己已是花甲老人，一路小跑着找汾河指挥部：“要渣子不要？”

从这天起，70万吨渣子填进汾河坝堰，节省运费60万元，更不用交什么占地费。

李双良还不满足：“既然筑坝可以用渣子，那么，修路、打地基不也都可以用吗？要知道，每吨毛沙要卖到5.30元，黄土要卖到3.60元呢！”

于是，这便有了花掉3700元化验费的故事。拿着盖着大红章的废渣鉴定书，李双良来到一家建筑工地，坐在施工负责人面前：“专家鉴定过了咱们的渣子比毛沙和黄土强。太钢提供废渣做回填物，每吨收1.80元，怎么样？”

对方大吃一惊：“太钢的渣子不白送了？”

李双良正襟危坐：“老白送还行？现在，要讲经济效益了。你算算帐，合算就用，觉得不合算的话，我去找别人。”

其实，不必算帐，对方也知道这是一笔好买卖。当下，两人签订了47万吨渣子的合同。

这样一来，太钢的废渣成了修公路、盖楼房的热门货，两年卖掉500万吨。渣山矮了，渣子变成的“钱山”却高了。

跟以往只是琢磨倒渣子去处的时候相比，李双良用当时的时髦话来说，觉得自己一步一步地走进了商品经济。在商品经济的海洋里，这位退休老工人找到了自己的最终目标：“治渣要从‘量变’发展到‘质变’加快综合利用，实现渣场生产的良性循环。”

废渣中有不少废镁砖和废耐火砖，以往，它们分别以51元和15元一吨的价格卖给别人。李双良细细打听，原来，这些废砖加工成镁砂和耐火粉后，身价暴涨，每吨要卖到210元和56元呢！他立即作出决定，停止废镁砖和废耐火砖的外销。不几日，渣场买回了破碎机，第一个月便加工镁砂和耐火粉200多吨，以110元和35元一吨的低价供应太钢使用，既保证了生产，又大大增加了渣场的收入。

为了彻底完成废渣的综合利用，李双良四处考察，投资2000万元，接管了濒于倒闭的东山水泥厂，扩建成为近期10万吨、远期30万吨生产规模的钢渣水泥厂，大量吃进废渣，源源不断地输出钢渣水泥……

与此同时，一座年产2万吨的钢渣水泥制品厂建成，一座废渣制砖厂建成……

渣场终于全部投入了市场的怀抱。在李双良和众多工友的努力下，太钢的废渣不再是垃圾、回填料的代名词，它已跻身于三大建筑原材料之列，身价百倍。

时代需要精神

若干年前，鲁迅先生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李双良无疑就是这样的人。在拜金主义悄然抬头的今天，他的无私奉献恰恰就是我们这个时代赖以前进的精神支点。

李双良带领众人搬走了一座渣山，许多人都以为这位“当代愚公”为自己挣下了万贯家财。

于是，无数双乞讨的手向他伸来。有向他要钱办公司的，有要钱盖房娶媳妇的，也有要钱治病的……

李双良对纷纷飞来的求援信只能报以苦笑，因为他清贫如故。

当初承包治理渣山，李双良只要了一个治渣权。领导关切地问他个人有什么要求？言外之意是个人是否需要承包提成。他却说：“没甚。以后，当治理渣山赢来的巨大效益从他手边流过，他自己一分钱的额外报酬也没拿。

图甚？用李双良的话来说就是：“图的就是报答共产党对我的恩情。”

他永远也忘不了自己嫩芽泡在盐碱水里的童年；忘不了旧社会娶了媳妇养活不了，结婚第二天就打发她回了娘家，一别就是6年的沉重苦难；更忘不了共产党把他从一个苦孩子培养成技术能手的深海恩情。

“在新社会躺下也比旧社会站着高！”这就是李双良一直挂在嘴边的名言。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李双良恪守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在治理渣山的过程中，一共运用了102项合理化建议，其中李双良提的就占82项。按规定，他可以从合理化建议创造的价值中提取不少报酬，而他一分钱也没拿。

当治理渣山取得巨大效益之后，公司批准奖励他们1万元钱。在一盏泛着黄光的台灯下，李双良把治理渣山的有功之臣列了长长的一个名单。他不能遗忘他们，不能遗漏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位……

最后，这1万元奖金，李洪保和李双良每人拿了500元，也就是各占总数的1／20。其余的9／10，都让李双良带着感谢和欣慰分送到该感谢的地方去了……

如果李双良治渣为的是钱，那么，现在他的确早该成大富翁了。可是，他清醒地对家人说：“如果我为了钱，别说我现在治不了渣，早叫渣子把我治了！”

这就是最简捷的辩证法。

无私奉献使李双良拥有了比金钱宝贵百倍的人格力量，这是李双良在人们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的根源所在，也正是这种精神的力量激发出所有治渣人的冲天干劲：“跟着李师傅这样的人干，没啥说的，把浑身的劲儿都使出来，让渣山彻底变个样！”

难以想象：如果中华民族缺乏足以振奋万民之心的强大的精神感召力，怎能推动满载民族复兴希望的改革列车加速前行？！

时代需要这种精神支点，时代呼唤这种精神支点。

今天，一切都变了。

方圆2平方公里的大渣山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座全长2.5公里的花园式城堡；

浓尘漫天的情景不见了，在13米高的围墙遮掩下，肆虐的风神在太钢渣场低下了头；

小平车、大马车和铁锹铁镐不见了，机械化的废渣处理设备有条不紊地“纳故吐新”；

……

数字记载着一座真实的丰碑：治渣10年，太钢渣场处理各种废渣1949万吨，创造效益1.5亿余元，盈利6606万余元，腾出土地2388亩，间接价值难以估算。

在曾经堆满废渣的土地上，公路通达，绿树成行，宿舍、学校、宾馆、厂房拔地而起。目睹这一切，太钢人感慨万分：“当年，李双良说要搬渣山，我们还不信。现在，渣山真的搬走了，我们全服了！”

李双良的治渣壮举受到了共和国最高领导人的称赞。江泽民总书记亲自来到渣场，紧紧握住李双良的手：“老工人、老党员啦！我要向你学习，我们都要向你学习。”

头戴安全帽、脖围毛巾的江泽民说：“李双良就是体现了我们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如果我们全总在全国工人中都推广你这种精神，我们的青年工人都学习你的这一点，我们的事业就攻无不克。”

……

荣誉向李双良涌来。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宣布，中国工人李双良入选保护及改善环境取得卓越成就的“全球500佳”行列。

于是，作为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李双良成为第一个跻身世界杰出人物的中国工人。

……

李双良平静地迎接着一切。他已经70岁了，头发正在变灰变白，脚步也不如从前稳健。但是，他的心依旧火热，进取的渴望依旧执著。

“咱们工人有力量。大家把劲儿使到一块儿，什么事情不能成功?!”今天的李双良，正在继续设计着没有休止符的人生乐章。

要有「敢为天下先」的改革勇气

——谈学习李双良精神

《工人日报》评论员

世上有些事着实耐人琢磨：易如反掌的事情往往没人干，没人干得了的事情有时竟会爆出冷门。

面对堆积五十年的庞大渣山，多少能人束手无策，而退休工人李双良不要一分钱，只要一个治渣权，竟完成了承包治理渣山的壮举，世界为之瞩目。凭啥？首先就凭李双良具有一般人所缺乏的“敢为天下先”的改革精神，一往敢冒风险、走前人未走之路的创新勇气。

李双良的改革精神当然得力于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得力于太钢领导的关心支持，等等，但就李双良来说，他的这种精神有着他特有的内涵。比如，首先来源于知恩图报的民族传统美德和工人阶级强烈的主人翁责任感。看着企业受渣山之难，他茶饭不思，直想把企业的困难揽在自己身上，整天琢磨如何在有生之年搬走渣山，以报答共产党救他出苦海的深情大恩。其次来源于脚踏实地、不畏艰难的工作作风。他之所以敢不要一分钱投资，是因为他带着儿子，用整整一个冬天的业余时间丈量了渣山，测出渣山的钢铁含量，想出“以渣治渣”的良策。不下这样的苦功，是不敢下决心的。第三来源于他对社会积弊和改革的关键有深刻的了解。他之所以坚持用承包的办法，坚持要治渣权来治理渣山，甘冒天大的风险要下治渣权，要的就是既当家又作主的地位。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改革的年代，没有改革的精神，改革的手段，甚事也办不成。治渣业绩固然使人钦佩，而一个普通工人从中体现的改革精神难道不是更令人肃然起敬吗？

鲁迅先生说：“中国人不但‘不为戎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所以凡事不容易有改革。”当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虽已不再惧怕改革，但在日新月异的改革大潮面前，也有不少人仍然未能走出“出头椽子先烂”之古训的阴影，或顾虑重重、消极观望，或只愿享受改革的成果，而不愿承担改革的风险，一旦改革触及自身利益，便成为改革的阻力。对这些人来说，学习李双良的改革精神，显得多么必要！

就我们职工队伍来说，有相当一些人还抱有“改革是政府和领导的事情，一般工人、普通老百姓使不上劲”的想法。中国的改革进行到这一步，每个社会成员都与之息息相关，没有一点三亿职工的支持和推动，改革将难以成功。许多事实已经证明，普通职工立足岗位同样能为改革出力。李双良年岁不小，职位不高，文化不多，可他凭着满腔的改革热情，不是干出举世瞩目的业绩了吗？

时代需要更多的人拥有改革精神，这中间包含你、我、他。

勇敢地参与改革吧！愿李双良的改革精神在神州大地处处闪耀！